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二十一
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貢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瑣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一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九十七

金薤琳琅

唐杳冥君銘

悠悠洛邑眇眇伊瀍屢移寒暑頻經歲年丹壑幾變陵
谷俄遷不覩碑碣空悼風煙其時代攸徙寧窮姓氏匪
辨缺誰分朱紫翠墳全缺玄扃亦毀久歇火風爰歸

壘水其靈跡難訪莫知其狀彷彿窈臺依稀泉帳草積

丘壠松高巖嶂乃卷幽途彌增悲愴其于彼北域是生

荆棘松劍猶存榆錢可識覽物流缺太息欲致禮

於營魂聊寄言於翰墨

大唐神功元年丁酉歲十月一日鳳閣舍人河

東薛稷撰文并書丹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

吳郡張旭書

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為會府六
官既辨四方是則大總其網小持其要禮樂刑政於是
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睿謀廣運提大象以
祐生人躬無為以風天下三台淳耀百辟承寧動必有
成舉不遺策年和俗厚千載一時而猶搜擇茂異網羅
俊逸野罄蘭芳林殫松秀盡在於周行矣夫尚書郎廿
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神仙咸擅國華以成

臺妙修詞制天一之議伏奏為朝廷之容信杞梓之藪
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或省美中遷昇降年名各
書廳壁訛誤多矣總載闕如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
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署並時排金門鞞華轂鸞踏鳳
跼肩隨武接而不因僉謀補其闕典其於義也無乃太
簡乎左司郎中楊公慎餘於是合清論創新規徵追琢
之良工伐荆藍之美石刊刻為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
自開元廿九年咸列名于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

遺非貴自我蓋取隨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豐約從宜
昭其儉也俾夫金石長固英華靡絕不編班固之年自
然成表未讀馬卿之賦已辨同時不其偉歟

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日巳卯
建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南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
浮綠甲帝命玄夷疏剛澮而正乾綱鎗陵巒而通委輸
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二水者或在幽僻遠而貌竒伊
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之氣據夷夏之中平地開源分
空正錄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冲和
自抱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缺
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潛
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

入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交
作變通殊制而浮沈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北
正司地以為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灾羣望聿修
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閔宮有涵象設
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颭四起然後
以諸侯之禮禮而禩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
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名或有憑
焉盧溜潛通動植茲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

四時一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危
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暮
留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記豪翰光
昭厥美云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
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
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

龍各異色旛旌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
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
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
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
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
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
還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
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

見之是好女子也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饌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

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邪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

一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漂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玄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

見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
自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原花姑表異於井
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
仙而飡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成繼修香水弟子譚仙
巖法籙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
天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
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
也

隋江夏縣緣果道場埤塔下舍利記

夫至理空冲尋求之源悠邈法身寂寞無方之應奄臻
花疊未燃駐影留髮香薪已燎散體分形故有寶塔珍
龕崔嵬四圍之上雲興地踊照曜八國之中俾我聖迹
未之湮墜緣果道場者梁天監十二年太歲癸巳長史
劉端捨宅為寺有命過僧歸閣黎盡心監造閣黎降自
江缺氏族未詳戒慧總持甚有靈驗於是鴻基勝趾締
構日新三業薰修七財具足以今大隋大業九年昭暘

之歲江夏縣緣果鄉長劉大懿等遵依勅旨共三鄉士

民奉缺

齊興道場七層塔一所安鎮此地次有清

信弟子黃慧龔慧俊慧達等兄弟並德缺佳雅難兄難

弟誓立五根願弘四事於所住宅福瑞累彰亡父於大

業三年三月乃於食內感舍利一枚大小相懽觀茲希

有安止水器且浸且浮旋遠久之光明遍室頂戴虔禮

日申供養到七年正月俊女雞娘又感二枚斯實迹現

難思抑聞圖籍次有弟子李藥王信首宿馳賢才簡足

雖室無瑞井手闕金錢每用放濟居心傾捨為業以開
皇十年行至常州境感舍利一枚到大業五年於所住
宅又感二枚昔者阿難捧函如來讚其希有康會瓶寫
吳主嗟其神異詢諸經誥今古同符以今季夏六月八
日奉送散身永寔基下衆緣贊助普設大齋方俟七級
巍峩接霄房而颺采九盤煜燿寶鐸韻而流聲上資帝
朝爰洎遐邇設使芬盡方城五分之身常住石銷天袂
金剛之地嶷然敢忘議善乃為銘曰

茫茫宇宙悠悠世間九地銜海四

缺

山三途有獄五

道無關魂隨動泊識缺循還至聖何像巖爾淡泊示現

無方迦維垂迹等救燒燃通悲幽溺息衆權城椎輪火

宅八十化盡天人喪師撫膺雨淚香水缺毗四王典護

八國均持機緣靡隔靈祥俟時坊墳式建層表臨空非

因鬼力詎假神工金盤仰露寶鐸搖風山移川徙徽業

興隆

少林寺戒壇銘

并序

三藏法師義淨製

粵以長安四年歲次甲辰四月七日此寺綱維寺主義
獎上缺智寶都維那大舉法濟禪師及徒衆缺以少林
山寺重結戒壇欲令受戒懺儀共遵其處遂乃遠之都
下屈諸大德慇懃致缺延就山門是時我苾芻義淨及
護律師瑳禪師恩禪師恂禪師暉律師恪律師威律師
等既至寺所解舊結新僉議此邊缺為小界標相永定
冀無疑惑于時護鵝珮之缺士無召自來缺草結之英

賢不期而會數逾一百行道三旬共繫井珠俱修缺足
誠五濁之希有慕四依之住持虛往實歸紹隆無替庶
乎缺田屢改長存立石之基砂界時遷無賞布金之地
恐田成碧海崩變青川迷此結辰乃為銘曰

羯磨法在聖教不淪式傳金口是敬是遵目覩西域杖
錫東缺覩盛事而隨喜聊刊紀乎斯文

開元三年正月十五日立南館學生張傑書

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沈幣雙舫雜物之銘

并序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字濯纓撰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缺

崇乎祀典封茲瀆為清

源公建祠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一人齋郎

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為廣澤王立壇附于水

之濱矣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毳

冕七旒五章劍履玉珮為之初獻縣尹加繡冕六旒三

章紉履玉陛為之亞獻邑丞玄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

玉佩為之終獻用三牲之享邦之大事先在祀乎濯纓
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者有云俎豆素
闕弊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事壘土朽椁一
歲而費數金為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二
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寮轉輟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
歲緡酬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沈幣雙舫又
以車取池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之飾其弊三也
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戶至誅求為擾非潔其弊四也牀

榻乃至七箸用之類門到斂索事終存亡太半其弊五也既革前弊輒為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持念

茲悟茲

前年夏及今年春大風壞楸槐數株因用此材而為祭器兼沈幣之舫也

為余有意

廟中無備沈幣雙舫二壇祭器子來悅使所借皆遂觀者闐闐事無闕焉刻之于石以待後賢是時也貞元十有三年

破邪論序

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并書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筭能測至理凝缺豈繩準所知寔
乃常道無言有著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窅冥者乎
至如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
洞四檢之文苟可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境
者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師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羣
之後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迺伯累葉儒宗法師少
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

淹通留連清翰發擿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
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巧固能智同測海道亞彌天豈止
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余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
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
三空極羣生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實
釋種之梁棟生人之羽儀者矣加以賑乏扶危先人後
已重風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戴煙霞願力是融
晦迹肥遁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谿山之鬼峪洞焉迥

構巖崖蔽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
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
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其疊嶂
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栖盤古賢之所游踐莫有身
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谿山記一卷見行於世太史
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
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愍彼
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蠅

驥並驅見竒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訶以凡
測聖之豐責以俗校真之咎引文證道非道則儒曲致
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有操吊
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
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
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誠記
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餘卷法師
與僕情殷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儀而風期是篤輒

以藤緹聯彼珪璋編為次第其詞云爾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十一月缺一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
魯郡開國公顏真卿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
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
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
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為世出功冠
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始得身畫凌

烟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威足畏也美則美矣然而終始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警懼乎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以齊桓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自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危蹈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

臺省已下常叅官並為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為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寇兵兇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徑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為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深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為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

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敘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差錯至如

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御監有御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如兼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即有高卑，會讌合依倫敘，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為卑，所凌尊者為賤，所偪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序，但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為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宗，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內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尊，知雜事御史

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宣傳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今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為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為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蒙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未訓對僕射權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

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
僕射意只應以為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
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

史乎

缺

不然今既三廳齊列

缺

明不同刺史矣且

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投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
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
有失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
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

則尊崇向下擠排缺意傷甚況再於公堂缺尚伯當

為令公初到不欲紛披俛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
須共存立過爾墮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
戮異倫之人則僕射將何辭以對

唐顏真卿蔡州書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
恨恨始終不改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
心者見此一行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下缺十
二字

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

求古錄

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

并序

臣聞二儀合德中黃承太紫之庭兩曜齊明玉兔儷金

烏之象是以九霄高映星躔乘婺女之精十野傍當作

旁羅媯水叶娥皇之德亦有西陵美族缺軒帝之宮

南土嘉媒入娉夏王之幄其後太任端一即創文基太

如勤勞還開武運故知皇三事業咸資坤缺之功帝五

風謠必藉陰靈之化無上孝明高皇后弘農仙掌缺

出自有周蓋唐叔虞之後也原夫赤烏流火丹雀銜書

既開夢梓之祥旋茂翦桐之業自唐郊徙邑晉野裁封

即胙土而為家啟禎符而得姓周則志為大將承九

伐之餘資秦則欵為上卿居七域之重任豈直缺丹

穀金莩鳥奕於都畿四代白環玉緒蟬聯於海縣子雲

博識吐鳳擣詞伯起高材銜鱣襲祉誕缺不墜降靈相

屬神基與紫微爭高仙派共黃河俱遠所以缺隆鐘鼎

缺積衣冠五公則異代相傳八子則殊時間出詳諸譜

系可略而言曾祖諱定後魏都督歷新興太原二郡太

守并州刺史晉昌穆侯宏材卓犖峻局深沈丹山有像

缺之彩綠缺見遺風之步騫幄按俗風行馭竹之郊露

冕臨缺化偃焚林之阜豈直鄧攸罷郡深歎雞鳴劉寵

辭官方憂犬吠祖諱紹後魏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兼通直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周開府儀同三司封僕

城郡公廊幽燕三州刺史贈使持節大將軍成文扶鄧

洮五州諸軍事成州刺史謚曰信聲飛漸陸響逸鳴臯

器重南金材橫東箭謀深八陣勇冠三軍既隆投石之

勲果踐銜珠之秩加以金龜結紐銅虎

虎字再見几筆俱短麓字號字

然亦分符轉扇揚風停車待雨童兒結要無欺一缺之期

親友論刑自得二缺之詠父鄭恭王諱達周内史中大

夫隋開府儀同三司黃門內史吏部刑部二侍郎尚書

左右丞趙郡二州刺史工部吏部二尚書納言營東都

大監將作大匠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遂寧恭公贈吏

部尚書唐贈尚書左僕射垂拱二年封鄭王食邑一萬
戶依舊謚曰恭即司徒雍州牧觀德王之季弟也量包
江海氣逸煙霄文則呂氏春秋武則孫吳兵法箕裘代
襲鏘鏘萬石之君禮樂基身翼翼千金之子鸞迴玉札
雁落瑠弓激水張鱗遙浮渤海搏風理翰直上扶搖累
踐崇階頻昇顯秩腰鞬北闕位總貌貅曳履南宮聲高
鶴鷺貂冠入侍氣應連珠隼旆分班榮參執玉加以累
仁鍾祉積德延祥四履開封寵及九泉之路千乘

英禮

恩覃萬古之前崇棣相輝鶴鶴交映劉家兩驥譽滿寰

中荀氏八龍名高海內通門向術冠蓋成陰甲第當衡

歌鐘就列伏惟無上孝明高皇后資靈缺魄毓粹缺宮

承茂祉於瑤筐降仙儀于金屋聲馳非當作歲潛流夢

缺之祥譽表笄缺暗積捫缺之貺蘭襟散馥惠問揚缺

懿則重于邦家柔儀冠於今昔忠圖孝範援翠竹而凌

霜媛德婉容引青松而冒雪禮枝含秀藻七誠于情田

行葉分芳籠九師于性府徽猷內湛韶姿外發懸明鏡

于積水之間振清飈于長松之下貞規漢遠亮節秋高
翠樓紅缺從來未重龍梭鳳杼本自多輕簡素鄙繁
繡之工靜默尚韋編之道明詩習禮豈唯秋菊之銘閱
史批圖寧止春椒之頌學標天縱開道德之清闕業契
生知入文章之妙境曾於方寸具寫千言總遊霧於毫
端窮偃波於筆杪芝英雲氣入魏帳而分輝龍爪魚形
映張池而散彩嘗題一簡密記貞心置以緘滕藏之屋
壁云當使惡無聞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指此立身期

之必遂後因修宅匠者得之恭王見而歎曰此隆家之
女矣昔者書堂欲壞惟聞絲竹之音劍匣將開空覩蛟
龍之氣未有仁心暗徹睿德冥通橫宇宙而無違滿乾
坤而自應若乃行該缺義孝極缺經親枕席而忘疲候
晨昏而靡倦及乎風枝不靜露兼含哀缺厚缺而無追
仰曾穹而莫報思欲託三乘之妙果憑五演之玄宗永
奉嚴親長栖雅志昔隋季喪亂海內沸騰伏鼈垂缺風
塵暗起羣龍戰野旗鼓潛張白騎于是爭驅青犢由之

競擾蚩尤則餐沙食石項羽則索鐵申鉤赤眉探盆子

之籌黃巾聚缺師之米夫三才合契惟神膺大寶之名

大位乘時惟缺運洪鑪之德唐高祖神堯皇帝材雄鵠

起業峻龍飛用丹宸而寧缺將朱旗而撥亂缺網既紐

竟收龍鳳之圖缺角咸清遂翦豺狼之毒無上孝明高

皇帝觀時有作應運而生先知赤伏之言預識黃缺之

兆功深坐樹績茂披榛負伊鼎而陳謀入張帷而建策

龍鈴獨運當赤缺之三千獸節長驅偶皇缺之百六息

崑山之巨燎並藉中原定滄海之橫流咸資上略志同
魚水契若鹽梅如魏武之得荀攸似漢光之逢鄧禹雖
英圖盛烈昭鶴鼎于高門而閩則嬪風闕魚軒於中饋
高祖神堯皇帝位膺元首任切股肱利涉大川寄隆舟
楫式崇勲舊為結潘楊酬功草昧之時賞効雲雷之缺

高后以孝誠純至雅操虛冲拒縶禮於移缺誓開襟於
缺六塵不染孤標水上之花四諦方披獨晤缺中之

缺泊乎鳳凰開繇猶堅匪石之心烏鵲成橋果迫如綸

之命於是使桂陽公主為婚主禮聘所須並令官給既

而三

缺

叶兆百兩邀歡與松蘿而比茂諧琴瑟而流響

風閨少女襲蘭蕙而馳芬

缺

幌仙娥韻珩璜而動步光

生綺殿比桃李而增鮮影發春樓視雲霞而掩色八紘

欽其雅躅四海挹其鴻徽猶羽翼之宗鸞鳳風雲之隨

龍虎者矣廟見斯畢即拜應

缺

夫人從班列也於時帝

圖肇建王業

缺

基三戶亡秦覺風塵之始定四門闢舜

識雷雨之將調

缺

無鬪

缺

之妖

缺

息崩山之禍主上方

勤庶政屬想羣黎將貽共理之憂式廣求賢之務無上
孝明高皇帝以勲兼竹帛義重金蘭備歷文武昭昇內
外三踐八元之位四臨九伯之途中臺飛署劔之榮南
服總班條之任高后以業光圖史道洽堦麓欲啟仁明
實資陰助是以缺

海令未發而風移化穉荆衡澤
將流而缺悅呼鷹臺下尚隔去思抵鵲巖前始歌來晚
俄而高祖晏駕瞻脫屣而無留太祖崩號奉遺弓而積
慕沈綿遽軫終無就缺之期痼疾遄淹忽切棄缺之釁

高后哀深杞堞誓切柏舟悲一劍之先沈怨雙桐之半
死昔時寶鏡愴對孤鸞舊日瑤琴悲聞獨鶴銜冤負痛
撫總帳而增號弔影傷魂踐孀閨而凝慕方祈淨業敬
託良緣憑慧炬於幽途艤慈舟於覺海於是心持寶偈
手寫金言字落貫花詞分半缺龍藏豈及象負難勝將
佛缺而長懸共慈燈而不滅及龍旌首次蠹紳遵途永
惟憑附之誠願托丘榛之側方冀鸞棲梓樹近接埏庭
鶴舞松枝傍當作依遂路特以缺上缺居膝下愛切掌

中理藉劬勞方資顧復宣和諭善屢積葭灰缺就缺

頻移柘火至永徽六年缺上母儀萬缺正位六宮將開

練

當作

石之基乃遂頽沙之社大帝以西京命賞平原

之秩未弘東漢崇恩新野之封猶褊於是廣流原霈大
啓黃扉稽石窀之遺塵裂寶符之缺即以其年十一

月冊拜代國夫人食湯沐邑一千戶品缺第一位在王

公母妻之上魚軒水缺颺輕影于龍池暈服霞明下鮮

文于鳳掖榮由德被位匪恩昇驟應佳名徙昭洪澤以

顯慶五年十月轉拜榮國夫人尋改封鄮國夫人自家
疏槐里門荷椒庭累沐殊輝頻膺茂典南鄰夜缺奏鐘
磬于高臺北里晨通列筮竿于廣榭門有躡珠之客家
豐饌玉之廚恒處逸而思勞每將昇而必降綠墀青瑣
特念玉根火布金蛇深非梁冀謙撝之美萬缺仰而知
勤端潔之風九圍欽而取則智周寰宇識洞古今思所
以匡主庇民濟時揆物嘉謨讜說屢發於神襟厚利豐
功頻彰於帝念奏便削藁缺莫能知每以孔光祕言合

為缺之道山濤密啓得事缺之要可久可大置黔首于

生成惟幾惟深頓荅元于覆缺至若緣情體物屬事比

辭取之以義方先之以風化清詞海富縟藻雲繁凡所

著述皆成典訓其動也方其靜也直其思也若春雨之

流津其威也若秋霜之應節接上以禮逮下以仁君子

感其德小人懷其惠缺機獨轉靈臺迴燭虛鑒與缺

齊明神理共陰陽比與洋洋乎不可得而稱也既而離

宮霧闢遥橫缺乳之山別館缺開上戴缺眉之宿甘泉

避暑方陪萬乘之遊景福追涼更扈六龍之駕不謂災
纏霧露痰積膏肓丹宸凝慈召名醫而接軫紫霄派渥
下珍藥而相望玉釜徒煎竟乏長生之術金丹莫就終
無駐壽之期咸亨元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宮之山第
春秋九十有二缺上以身齊霄極禮闕晨昏戀隔九重
望長筵而下泣心馳五起瞻厚禔而含悲大帝慮不勝
哀祕茲凶問苴筵欲對仍流不次之恩某服將臨更下
非常之澤仍改封衛國夫人以諭缺上之憂懸也后

疾將大漸缺落高春雅志無昏神情不撓影隨燈滅自

此長辭魂逐香銷終無甦返以為合葬非古禮貴從宜

將追罔極之慈願在先塋之側上奉遵遺旨無忝徽音

割同穴之芳規就循陔之遺躅即以其缺庚午閏九缺

辛丑朔廿一缺辛酉遷座于雍州咸陽原之洪瀆原鄭

恭王舊塋之左禮也爾其郊原缺林薄阡眠秦缺關

河迎接寶雞之野漢家墳壠平依金狄之川松檟森沈

何缺鳥住風煙蕭索幾代缺亡於是凝恨九泉廢朝三

缺
空山露冷痛結飛行曠野雲愁悲纏草樹乃下制贈

魯國太夫人諡曰忠烈仍令司刑太常伯盧承慶攝同

文缺 卿充監護大使右肅機皇甫公義等為副賜東園

祕器每事官供務從優厚仍令西臺侍郎缺 公戴至

德持節弔祭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諸親命婦並赴宅

弔哭仍送至渭橋葬事並依王禮給班劔四十缺 羽葆

鼓吹儀仗送至墓所往還官為立碑親紆御札缺 上因

心轉切錫類方弘希申莫大之懷冀展飾終之請烏墳

欲列思增茅土之儀鶴隴將崇願廣山河之誓遂得五

雲飛彩墜仙液于松塋十缺迴光被曾輝于萬里乃下

制贈太原郡王妃餘如故所司備禮冊命大帝親御橫

門缺軒悲哭紫宸哀痛黃屋淒涼缺為之寢光煙雲

由其輟色缺上以幽明永隔岵岵長辭終無再見之因

鎮結千秋之恨奔曦已遠薦霜堇而無缺逝水難追饋

冰魚而未缺又以嚴規早墜遠卜厝於鄉墳慈蔭重傾

近陪親于京隴陵塋眇隔長懸兩缺之悲關塞遙分每

切百身之痛遂命大使備法物自吳陵迎魂歸于順陵
馬遊冠遠降墜烏遙遷方移沛邑之魂更啓橋山之域
白雲朝起乍伴龍輶明月宵懸時低螽衛文明元缺上
臨朝其年追尊先妃曰魏王妃食邑一萬戶實封加滿
五千戶改咸陽園寢曰順義陵大名缺啓與壤缺分古
樹捎雲近對黑龍之水荒墳映缺傍當作鄰丹鳳之城
徽號既崇園陵缺廣屬以圖書河洛龜負鳳銜窻闈方
圓雲攢霧矯合宮重屋既布政而嚴裡玉輦金輿且巡

河而拜洛永昌元年追尊先妃曰忠孝太后既而謳歌

允集獄訟知歸缺垂革命之符缺涌受終之錄玄珪錫

禹還逢揖讓之缺黑玉歸商即啓休明之運九莖仙草

依漢殿而抽芳五色祥雲繞軒營而布彩下從缺望上

應缺心乘寶位於通三建瑤圃於得一黃琮蒼璧祀缺

郊複廟重檐宗文祖武鴻名肇創光鳳闈于幽泉茂

禮將加飾鸞闈于長夜缺元缺追尊曰孝明高皇后

陵曰順陵復以祥分貝葉瑞演龍花金容開十缺之圖

玉相告三空之識龍軒黯黯俄為兜率之缺鳳闕宮宮

忽似須彌之座金輪既轉玉鏡方懸式詮無上之文缺

顯崇親之義長壽二年后位之上又加無上兩字尋又

下制改順陵曰望鳳臺東京故事西漢遺塵封樹空存

追宗未廣豈若宸襟鎮結長懷露序之哀睿念恒纏永

結霜昊之慕遙瞻鳳野式建嘉名遠望鵝郊長懸美稱

且夫功成翼贊尚畫雲臺勳擅勳庸猶題麟閣況乎缺

茂德貫缺殊禎垂母則于寰區導嬪風于邦缺豈可

使炎涼暗積陵谷潛移惟栽舞鶴之松不刻盤龍之石

缺上凝懷萬化長想千齡恐缺軸之西迴懼缺關之北

轉方圖琬琰式降絲綸永嗟仙鶴之歌用固靈龜之卜

微缺攀輝缺樹沐潤缺潢榮忝綠車職兼青史奉先追

遠恒積慕于丹誠相質披文忽承恩于紫誥是用恭抽

弱思敬述洪猷肩瓦徒勤生金媿妙揮毫奪魄陳萬一

而寧窮伏紙驚魂辭再三而不獲遂巡拜首乃作詞云

邈矣上古悠哉厥缺迴紫府缺轉黃輿陰陽蕩薄缺

居諸靈龜負識寶鳳銜書一

其一

大位既陳三才乃立帝皇鬱起后妃更襲蛟電遙凝虹

缺 下入渭溪疏派塗山是葺二

其二

明明高后奕奕輝光白環代鬱丹轂家昌靈基嶽峻曾

派何長捫缺集祉浴缺開祥三

其三

爰自生育早彰尊貴缺出缺流青龍翠氣金屋是貯玉

衣方萃燕郊非竒雜珠寧異四

其四

芝蘭吐葉桃李開花黃雲白氣夜缺朝霞賢明自負仁

孝無加曾霄降藥祕篋飛沙其五

聰悟缺資惠才神與河漢靈匹瀟湘帝女筆動鸞迴絃

調鶴儂滌想金缺

心寶聚其六

仙容婉婉艷質莪莪缺妃恥出缺媛羞過椒房入頌柳

絮縈歌詞峰秀嶽學海馳波其七

魴鯉成詩鳳凰開兆琴瑟既合室家斯紹兩鶴齊飛雙

龍並繞德行方肅言容是缺其八

九圍母則六合嬪風恩流海內化被區中銀環曉上金

缺

祥開梓闕位冠椒宮

九其

習禮明詩披圖閱史漢朝馬鄧周

缺

任如陰化聿宣坤

儀

缺

理貫

缺

驚瑞

驚雷

送祉

十其

高春忽墜上壽俄騫金丹不熟玉釜徒煎黃泉九

缺

白

缺

三缺

六宮恨積萬

缺

哀纏

十一

寂寞丘隴淒涼原隰畢

缺

難追終

缺

靡及薤露晨

缺

急伏紙銜悲揮毫灑泣怨

缺

賢之同盡感昏明之

遞及紀盛德於豐碑冀神猷兮永立

十二

其一

長安二

歲次壬寅金

缺

己巳木朔五

缺

癸酉金建

右武后革命時所立順陵碑首曰大周無上孝明高

皇后碑銘并序特進太子賓客監修國史上柱國梁

王臣三思奉勅撰太子左奉裕率兼檢校安北大都

護相王臣旦奉勅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二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九十八

求古錄

吳越武肅王墻隍廟記

重修墻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記

若夫冥陽共理之規人神相贊之道傳於史冊今昔同符切以浙東地號奧區古之越國當舟車輻湊之會是

江潮衝要之津自隋末移築子墻因遷公署據卧龍之
高阜雉堞穹崇對鏡水之清波風煙爽朗緬惟深固宜
叶冥扶故唐右衛將軍摠管龐公諱玉頃握圭符首臨
戎政披榛建府吐哺綏民仁施則冬日均和威肅則秋
霜布令屬墻愛戴黔庶訶謔尋而罷市興嗟餘芳不泯
衆情追仰共立嚴祠鎮百雉之岡巒宰軍民之禍福殿
堂隆邃儀衛精嚴式修如在之儀仰託諸靈之應徃載
釁生劉氏妖起羅平予躬稟睿謀恭行天討數年擢甲

兩復越墻皆資肝蠻之功以就勦平之業特為重增儀
像嚴潔牲牢邇來四野無塵重門罷柝丁卯歲揚旌東
渡巡撫軍民躬奠椒漿目瞻靈像每暢吳風越俗共歌
道泰人安昔為兩鎮之疆今作一家之慶遂馳牋表請
降封崇所冀朝恩與西使牧齊標疑有誤美稱共秦巒對
聳尋蒙天澤果賜允俞頒崇福之嘉名昇五等之尊爵
其所奉勅命具列如左

右小字

勅鎮東軍墻隍神龐玉前朝名將劇郡良材頃因剖竹

之辰實有披榛之績，勦修府署，綏緝吏民，豈獨遺愛在人，抑亦垂名終古。況錢鏐任隆三鎮，功顯十臣，能求福而不回，致效靈而必應，願加懿號，以表冥符，宜臻茂葉之功，用顯優隆之澤，宜賜號崇福侯，仍付所司牒至，准

勅者

右大字

噫乎！人惟神佑，神實人依。爰自始建金湯，肅陳祠宇，莫茲中壘。三百年來，雖享闕馨未登，列爵今則值予佐國。連統藩維，啓吳越之雙封，為東南之盟主。况遇金行闕

錄梁德克昌道既泰於君臣澤遂加於幽顯獲申奏薦
遽降徽章今則象軸煥新龍綸遠至表勲名於萬代昭
靈感於千秋固當永荷王私長垂幽贊保我藩宣之地
遐清災沴之源共泰斯民永安吾土烜矣赫矣永作輝
華今當吳越雙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陰隲冥力護持
神既助今日之光榮予亦報幽靈之煥耀但慮炎涼改
易星歲徂遷不記修崇莫源事始聊刊貞石以示後來
時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 闕 月 闕 啓聖匡運

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
中兼中書令吳越王錢鏐記

右碑在紹興府卧龍山西岡上城隍廟中此碑以城
為牆以戊為武問之越人皆茫然莫對錢塘吳任臣
博物君子也一日予舉此碑詰之答曰五代史梁本
紀註曰梁嘗更戊曰武朱溫父名成戊字類成故改
之城之改牆亦此故也然本紀言溫父名誠非成亦
豈歐陽公誤耶 予按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七

月全忠請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關城字並
落下如密鄭絳蒲例單名為文九月勅武成王廟宜
改為武明王十月勅改成德軍曰武順十月勅管內
豪城曰豪平信都曰克都欒城曰欒氏阜城曰漢阜
臨城曰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十一月勅改路州路
城縣曰潞子黎城縣曰黎亭又勅改河南告城縣曰
陽邑蔡州襄城縣曰苞孚同州韓城縣曰緯元絳州
翼城縣曰澮川鄆州郟城縣曰萬安慈州文城曰屈

邑澤州晉城縣曰高都陽城縣曰濩澤安州應城縣
曰應陽洪州豐城曰吳高又按五代史成德軍梁祖
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其曰音則以二字同音而
避之禮所謂嫌名者非誤也又曾子固因跋韓公井
記云城改為墻者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此
更可據然因成而改戊甚為迂曲周公謹齊東野語
云此全無義理又戊本音茂不知何以有武音而鄭
樵謂十辰十二日皆為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

本魚尾丁本蠶尾戊本武己本凡又不知其說何所本也

又按城隍二字始見於易爻城復於隍之文說文隍城地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而非以為神也禮諸侯祭五祀而國門居其一鄭氏以國門為城門則始有祭城之說而非以為一國之主也洪武二年禮官奏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

建而張說有祭城隍文韓愈有祭潮州袁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也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北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始於唐也予考其云赤烏年者固不足憑而大約起於南北朝之世至唐末而無地不祠無州不祭又必指一人以當之如吳之春申君永嘉之周苛南昌之灌嬰潤州之紀信而此郡則以為前總管之龐玉地祇人鬼合為一身祀典之不經至斯

而極已或曰如子之言則令甲所封為神者非與非
人鬼也而可以察人間之善惡與曰奚不可哉在古
有之國社里社庶人所得而祭也啓之戰甘曰不用
命戮於社而王莽之誓其下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
記之是故以土神而司生殺之柄者也今之城隍古
之社也名異而實同國家之所奉神則馮焉不必其
托於人鬼而後能靈爽也予既錄此碑封號而慮為
後人之諂鬼者助之左證也故并論之

宋勅牒碑

勅賜昭祐公碑

碑額篆文

尚書省牒

越州顯寧廟昭祐公

大字

太常寺狀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駐蹕會稽今
已逾歲妖祲不作行殿載寧越州城隍廟崇福侯可特
賜額封公竝令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依准今降聖旨
指揮欲擬昭祐公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

城隍廟崇福侯

右小字

牒奉勅朕展義東南駐蹕都會宮室城郭之必葺殆歲
之周氛侵妖孽之弗興繫神之祐是用錫上公之尊爵
加二字之榮名不顯其光庸亦無窮之報自今以始常
儲有美之祥宜特封昭祐公牒至准勅故牒

右大字

紹興元年五月

牒牒上有尚書省印

參知政事張 估

官街俱在中半截馮起

尚書右僕射兼知門下省事

少傅鎮潼軍節度使判紹興軍府事兼提舉學事兼管

內勸農使充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信安郡
王食邑柒千貳百戶食實封叁千肆百戶孟忠厚立石
右碑在城隍廟中其陰大書曰賜顯寧廟額勅按宋
史建炎四年四月帝駐蹕越州五月癸丑以張守叅
知政事與碑合

式古堂書畫彙考

米南宮書宗室崇公孝恭墓誌銘

宋宗室持節隨州諸軍事隨州刺史充隨州管内觀察

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一
千四百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再贈司空謚
孝恭墓誌銘

翰林學士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實錄脩撰雲騎
尉賜紫金魚袋臣鄭居中撰

承議郎權知淮揚軍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飛騎
尉賜緋魚袋借紫金魚袋臣米芾書并題蓋

公諱世恬字靜之太祖皇帝之元孫曾祖燕懿王德昭

祖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父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嫡母高平郡夫人薛氏庶母永嘉郡太君李氏公以慶歷三年六月生七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皇祐二年明堂恩改右監門率府率稍遷右千牛衛將軍英祖神考哲廟嗣登天極累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康州防禦使又改遷貴州防禦使上踐阼遷隨州管內觀察使崇寧元年五月十一日以疾終於睦親第享年六十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仍賜以黜纁贈玉

又勅以一品鹵簿殯於城北佛舍遣太常博士吳矜輓祭於國門謚孝恭繼以子令寤郊恩贈司空公恭儉孝慈出於天資始宣城侯薨纔七歲哀泣推毀若成人及長事高平夫人昏定晨省未嘗少懈夫人尤愛之高平歿殯於佛寺公伯仲願廬墓以終其喪宗正拘文不許公乃命子姪訴於庭神宗為之歎息褒美詔從之宗室廬墓自公始也既冠銳意經史研精理致日夜與伯仲講習求古人學問手錄訓釋溢於几席宮教王慥善否

臧人物一見公灑然異之乃以公進士業上焉將召試
公謂所厚善曰學以為己豈忍與吾家人角一日之長
而微倖爵祿哉終不就舉既失怙恃事兄嫂如父母宗
子間指以為法永嘉棄養哀號擗踊水漿不入口者累
日出殯普照寺廬次纔數楹公苦塊其間足不踰閭人
以為難伯仲俱亡公長其族屬內外幾百口雍睦上下
閨閻肅然雖見孫姝必具衣冠拊循訓飭動合禮則其
有喪葬婚姻力不給者必捐資厚遣於人了無德色歲

時祭享列子孫拜跪庭下至有跛倚者公曾不知倦永嘉葬卜地神岡距京城幾半驛四時薦獻必躬親之晚歲以疾筋力不强視世事一不留意獨嗜書史以教子孫欲人自表見於世故所延納皆當時知名士而一門之內舉進士者幾十人其子令峻嘗試藝中高等問學該博孝友純篤掌教官交薦於朝崇寧溫詔且以宗子久失教養為念以其事付宰臣俾之講議於是宮邸大闢鬻宇做太學三舍法教養宗子令峻首率子姪執經

就列月書季考以行藝升內舍者一歲凡三人令勳子
泰舉進士中第子鉉赴試京東轉運司以魁薦復試南
廟擢第一聯名奏籍者一子三孫集英唱第令峻以環
衛入侍稱謝殿陞再三人頗榮之令洧自內殿承制詣
登聞乞試遂中程易文階其他試吏亦各有聞皆公教
督有素也每病少間則奉朝請無虛日雖霾風暴雨未
始或渝人為言公方病瘳未宜勤四體公曰宗子享厚
祿且無吏責苟無病辭不能勉強趨朝縱於法寬假獨

不愧於心乎間命諸子取前代史抗聲誦之傾耳而聽
一字輒誤則詰證之已則戒之曰古人之言不妄可不
審諦耶凡親舊踵門雖病應接略無倦容聞賓客語及
經籍必命子孫錄之至如薦紳先生嘉言竝識徃徃識
於屏幃間朝夕載閱諷誦不忘公之好賢樂善皆此類
也世或賣婚取資習久成俗公獨慎擇望族間得善士
其所奉養甚薄至於供祭祀接賓客恤孤獨則倒廩傾
筭不吝所有惟恐不滿意公雖嚴而恕雖寬而栗儼

然莊重人自畏愛娶邢氏封太寧郡君贈和義郡太君
故太師曷之孫女也先公六年而亡男十八人長令幼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次令萃贈定州觀察使令緞贈左
屯衛大將軍令睦右內率府副率皆亡令暖右監門衛
大將軍康州刺史令寤內殿承制令備內殿崇班令緄
令注故右侍禁先亡令幾東頭供奉官令洧宣德郎令
礎西頭供奉官令懃宣義郎簽書安國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令名右侍禁令勛右班殿直女十八人供備庫副

使鄭僅朝奉郎知開州軍州事郭伯山左侍禁馬能夫
東頭供奉官宋昂承務郎范良右班殿直張汝明三班
奉職馬公彥通仕郎田有成右侍禁張汝能右班殿直
閣門祇候鄭繹三班奉職焦天任皆公婿也一在室孫
男二十人子鉉宣義郎子泰將仕郎密州司戶參軍子
鑑亡子訪子巽子履竝殿直子穀子瀾子及子笈子友
竝奉職餘未仕孫女二十二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劉絢
次適右侍禁陳元發次三班奉職張由庚次三班奉職

盛鏜次三班奉職王蘋次承務郎开公南次將仕郎張章餘未行曾孫男三人曾孫女四人皆幼以大觀元年三月廿九日葬於河南府永安縣銘曰赫赫崇公藝祖之裔能嗜於學於焉養智恭儉孝慈好賢樂施教督孫子而業於藝比比登科以儒顯世人有一善亦足名家公兼有之德則無瑕銘以示後實而非誇

趙松雪書光福重建塔記

塔者西域聖人之靈廟衆生滅罪致福之具也自阿育

王建初後代震旦之來表剎興盛者莫盛於蕭梁之世
焉光福塔者實梁大同權輿唐會昌暴殄復興咸通至
趙宋宋至今朝大德中住山磻師時畢方鳥棲其巔以
致鐵石瓦甍墮哉有不可葺者住持相師謨畫鼎創真
人周靜翁仙宗而尚佛來自雙鳳作檀越主率寺鄰富
而信者劣成徐公沙門愿而幹者成徹德三公暨寺職
班員涓吉命匠篋棲鸞竹索以為絢材化羊杉縛以為
架徹頂至踵革古從新即舊基越舊制別索層級至五

半徐公脫屣索訶相師遷喬梵行施心願力唯靜翁不
移走書來曰山中住持聞有更易倘林屋清師補處則
塔緣幸甚香火幸甚既而疏來洞庭孤雲乃起一葦未
杭翁已羽化烏乎元度乎重來乎三歎終至至未席溫
或謂塔緣幸歟不幸歟余曰佛三祇百劫修六萬行以
戒定慧力成舍利益衆生者塔之謂也由塔即廟廟即
貌貌佛聖德令衆歸命行檀波羅而得福田今嗇一緣
將普萬化是符佛本願益衆生歟果元度之類歟子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歟於是越明年具梵禮迎銅像
出化東行首翁之兒婦魏氏母子承禎同調無改大父
之道樂助而之任洋沙頭大倉蘇臺賞見四新捆載而
返尋不請之檀朱公闕工施財施藝特銀其相輪之頂
復有刺血為墨書妙經者二渡長江入長淮募遠者三
大概廿餘同袍輔勢忘倦宣勞聚諸財鳩諸工一舉而
完七級自夫以還飾蓋至四歲暮收工明年像復出西
募春行夏歸秋作餘層列屋皆其落成輝輝乎摩尼圓

明沓沓乎露盤顛碧瓦鱗集畫檐翬飛而闌楯而寶
鈴和鳴鎮山川而人天瞻仰具功德一十五種消罪業
八萬四千不夜常光免責備於香火寶一不幸而衆幸
且甚也遂書其延祐改元二月十日之建始來年五月
望日之畢工系以辭曰

阿闍世藏設利羅阿育得之出恒河八萬四千起塔婆
後世則之廣興建四方玲瓏或八面蕭梁以前世未見
我此靈廟實大同起伏二次三鳩工延祐以來又六冬

清寧仙人德相佛福緣慈緣普澤物白花巖頭檝岬
清也薄有銅像緣兩募一舉功其圓盡未來際民福田
常光歷劫射牛斗羗椅椅兮淑吾後哿矣富人壽長久
至治元年望月二日建 皇帝陛下千萬壽 佛慧雄
辯大師本寺住持沙門了清撰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
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虞邵菴書擬岬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

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
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
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
外連山高陵野林荒虛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怪竒可喜
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
棄委於榛藪萑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
喜增甃與土易其破闕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
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

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
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之浮沈者
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
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
落樹陰曖曖游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
內若夫烟雲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
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
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覩觀微步仿徨徒倚則得於

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灾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馬牛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此州之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南豐曾鞏記

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殷地登臨處
花木移春指顧間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青漢落潺潺
時平不比征吳日緩帶猶宜向此閒郡人王安石為裴
使君作南豐先生以嘉祐二年九月九日作此記先生
是年登進士第而歸鄉之時也裴侯名材記不書名亦
致敬邦君之意後七十八年其從子紆守撫重刻之久
之石又亡又後二百年雍虞集書并附王文公詩一首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
意之所得為而為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
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
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
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
矣後世貴為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人於
久遠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焉是以有置義田
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

酌於賢賢尊尊之意而不得有所為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敬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歿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為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為特公之一事云爾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

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
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盡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
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
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為規約以惠利其族
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為者乎不然何
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
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
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

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踈即其所
遺田而祠之使羣情之渙者尚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
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為記故
為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雍虞集
記

歐陽圭齋楊公墓碑銘

元故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事西昌楊公墓碑銘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勅

海歐陽玄撰并書

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楊宗瑞篆

額

延祐二年乙卯皇元初設進士科取士左右榜通得五十六人至正乙酉丙戌間余與掄魁濟南張公夢臣同為三史總裁暇日館中論及同年因嘆五十六人之中物故過半蓋三十有餘矣時西昌楊公賢可方上引年之章朝廷優異之以翰林次對致事今年余老退閒居

劉上賢可之子準來求墓銘則斯文又弱一箇矣為之
悵數日乃叙而銘之公諱景行字賢可號吟窓楊氏
在諸譜中最詳西漢赤泉侯喜至東京太尉震及今十
有餘年昭若指掌蓋由代有聞人紀載不失故也其族
在廬陵者自唐虞部侍郎輅始遷宋忠襄公邦乂文節
公萬里皆出此族其自廬陵遷西昌者族甚繁然以科
第入官實自公始焉曾大父克恭大父叔球考復圭隱
德弗耀以公貴考贈承事郎龍泉縣尹公幼穎悟三歲

記誦七歲能作詩龍泉公常令侍側對客命題應聲而
就龍泉喜曰兒能繼先業矣它未暇論也稍長不事生
產人或迂之則捧腹以示曰千斯箱在是焉能效諸君
競刀錐之末乎初從師刊聲律賦賦諸葛亮草廬語警
拔有竒氣師異之弱冠贛大家謝氏諸嫡於父所親知
加愛敬久而庶母遇其嫡子逾於己出闔門十指共爨
今稱義門贛俗有疾事巫鬼多不謁醫公力詆其陋一
日忽首疾若有感公正色不為動夜夢神人衣冠而語

曰幽明異趣何苦相誚然君地坦曩繼此遠到吾不能
有加於君耳言已揖而去公寤而汗痰遂愈賓興之初
郡侯首以公薦既登第賜同進士出身調會昌州判官
會昌介萬山間地多瘴民不知井飲飲河河水惡致疾
公教民鑿井疾良已其為士鮮知學黌舍敝陋公到割
已俸表率好義者新作校宮若干楹增學田若干頃教
養兼備士習一新餘力繕捕盜司公廨規措有法事竣
民不知役邑囂民號十虎大為民害公捕寘諸法楮門

以識其過者八人三年民丕變為善遷永新州判官永
新往號吉之巖邑訟牒山委公先取隣境文移冒挂郡
民者悉格不問民入詞於官擇其尤無情者痛繩之衆
知畏訟乃簡官民田租歲久積弊稅或飛匿戶多詭名
公抉砮弊根釐正其籍糧以石計者八萬闕千有奇居
三月善頌大作以丁艱去官民弔祭者自永新達白下
縉屬不絕服闋除江西行省照磨在宰屬中以儒獨見
敬禮改宜黃縣尹抑豪橫如會昌覈租稅如永新受知

部使者聶公延世旁郡邑獄訟久不決者皆移委公公
聽斷明允用法不頗其所承鞠咸得其情吏或舞紊上
詔秋官卒從公議陞撫州路推官行縣按囚人稱無冤
金溪之余宜黃之陶樂安之廖臨川之許皆以譁訐持
長吏短長恣睢不法有列其罪於公公各底其罰戍卒
尤五流民羅里自戕以誣平民公直其事釋被誣者僧
雲住發故官管運使墓厚訾鬻獄知公不可移其賂於
權要禱以細故擢公公不少衄亦莫之害遷歸安縣尹

年及七十告老於朝拜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事至正七年月日以疾卒於家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州之螺湖金盤原娶嚴氏封宜人繼室高氏皆先公卒子男五人介遠仁準毅克世其學遠早夭女一人適陳孫男七人章朝順名昌文脫穎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公性廉正剛果當官臨政淑慝分明好惡端直與朋友交悃悌誠一急於義舉如迫饑渴座主李韓公晚收爵命泰定初公在京師聞同年在言路者欲上章申雪之數往見

同年風切之以義同年感公言章上遂還舊授自為布
衣至擢科日入仕始終以負所學自期未嘗利方瓦合
以適時尚亦未嘗為習俗所移縉紳間論初科南士所
至以政事稱者江淞如干壽道江西如楊賢可誠不易
得者有詩集若干卷雍虞公集為之序廬陵劉公將孫
謂其節制老成句法兼有二陳所長采置雅南集銘曰
仁廟抑吏始更用儒儒承休風所尚廉隅侃侃揚公廉
匪近名曰予立志無負聖明我去吏污守儒故常又懲

儒迂盡吏所長治績至難尤難鄉邦公治會昌能吏伏
降再調永新又適桑梓突未及黔善頌盈耳理棼如絲
操刃必割殖善如苗拔莠斯活宜黃善製美錦不傷庭
無滯訟戶無瘦糧紆餘不徐奮摯不亟靡威匪畏靡馴
匪德少卿信臣其進明經康成注律以誼定刑性習相
漸有猶有薰人盡如公足彊斯文士生有文文足名世
仕而能官官者有實惠二美昌并公則兼有惠流無窮
文托不朽念昔同升江右五士公與求師我銘其二維

公壽考實多求師奕奕年家我心旣之有湖曰螺有原
金盤德人斯藏生也桓桓宜黃之碑會昌之祠過墓者
式眎茲銘詩

周伯溫書危太樸撰倪夫人墓銘

有元故薛君思永配倪夫人墓銘

至正十年夏玄儒薛毅夫葬其太夫人倪氏於信之貴
溪縣同耕原其友臨川危素方在史館屬其外兄桂孟
書其世出言行欲來求銘居亡何汝穎盜起道路隔絕

後一紀始克航海至京師以請於素不敢辭也按夫人諱瑞真姓倪氏其先在南唐時有信州雄石鎮鎮遏使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奉化軍開國侯父恕軒先生母薛氏生至元二年七月八日時見北斗光燭於庭父母異之年十九歸同里薛君昶思永其字也君之父晚有足疾不良於行扶掖起居供饋飲食必身先之父或謂之曰宜自讀書不煩爾也對曰奉親餘暇方是讀書之時上有大母夫人復從容曰妾當親為治具以養曾祖姑

為學不可廢也君有父喪慟哭過哀人不忍聞愍傷大
母之心既塋則哭於他室夫人開釋之終莫能止每見
大母則歡然改容服除竟以憂遣疾卒曾祖姑方涕泣
慮無以為塋夫人乃盡出嫁時衣服簪珥以為棺槨他
日撫二子曰汝大父嘗窘於徭役亦不知遽至於貧唯
日夜望汝成人以興吾家他日得從爾父於地下足矣
哭幾至絕由是堅苦自持蠶桑紡績得緡布奉曾祖姑
餘以資教子之費子既長則又訓之曰人多言汝勤能

鄉學使汝父及見之喜當何如輒嗚咽流涕曾祖姑喪伯祖姑議均財治具夫人請曰所積錙銖豫備之矣人尤以為難能歲時祭祀必躬視俎豆無違於禮至正八年十月戊辰得疾越五日壬申没得年五十有九子男二毅夫其長也次餘祥先卒孫男一人薛氏之先亦仕南唐為司徒乃徙貴溪之漸步里五傳至宋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上護軍昌弼又六傳至修職郎金溪縣丞玠君其曾孫也兩家俱著族云銘曰女婦之德由教

而明維薛與倪世有簪纓婉婉令容訓戒是承爾行之
孝爾節之貞鬱鬱松栢原曰同耕為善之徵被厥雲仍
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
使司事臨川危素讓中奉大夫同知太常禮儀院事鄱
陽周伯琦書

董思白書大中丞少司馬曹公生祠碑

皇上厲精圖治修祖宗平臺召對故事史不絕書朝無
虛月而撫臣特召今有江南開府中州曹公於是公嚴

程行矣鎮臣趙將軍世臣尚將軍廷棟等感知懷德畫
像作祠以金石之事請於舊史固辭不獲予聞之軍志
曰威克厥愛允濟乃茲讀公撫吳疏草與檄草而知公
惠愛之深也蓋以嚴得之云公馭吏嚴故儲糒所頒二
月為期畫一絜令即際三空稱四盡必不游移以果胥
史之腹公馭將嚴故詢察所及狼貪必剪駑乘必汰即
借先容憑請託而必不以姑息逭敗類之驅公律已嚴
故牙蠹所至二簋無加兼珍弗御即冒霜雪絕波濤必

不以供帳開乾沒之竇意嘗欲使國家有餘力以養兵
士卒有餘力以養氣所謂視之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
溪者此物此志也我吳荷戈持戟之士守在海堦門庭
間二百餘年無長征之役公驟聞闕警飲血誓師曰戰
陣無勇不得比於孝子捐軀報知乃可齒於俠夫自古
開幕府謂之鑿凶門此何時乎東甲疾趨敵王所愾義
無反顧矣將士曰敬如公命於是旌旗獵獵驪駟駸駸
渡江而前壓溲沱而陣他方應援者或望屋食或烏獸

散或鴟張鼠竊幾激為涇原而吳軍獨否會關騎先退
不得一當見長天子聞而嘉之有詔歸伍公當扶杜之
還復履北門之恤向所厚給近於可追者一無所問蘇
軾曰天下之事成於豁達大度之君子而敗於寒陋之
小人者謂是耶公所居唐鄧間即忠武侯抱膝南陽故
處武侯以嚴治國者惟其澹淡自將故能平心如枰開
誠廣益雖李平廖立不忘殉知况受知者公之治吳與
武侯治蜀恩威無異此方將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

又寧有異也公對平臺必以夾袋所儲戎旃已試孰可
建威萬里孰可獨當一面悉數於上前以備鞭撻東
之用我東南亦有榮施焉屹然一片石不足表東海乎
哉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掌南翰林院學
士事修實錄副總裁經筵講官治生董其昌撰并書

張子蓋書岫嶺山房記

靈鷲山靈隱寺之西循曲徑踰小澗有泉冷然而清有

石獅蹲而虎踞有梅數枝有竹數竿有屋數楹悠然其間者岫嶠山房也其中為樓曰紫葢云者岫嶠山之別峰也樓之上下析為小室者五凡燕居款容却暑避寒之所無不畢具樓之外插槿為籬疊石為垣剝竹為瓦引泉從垣間瀉出日夜作瀑布聲綠籬翠竹交映其前盛夏凜然如秋出樓之北躋石磴而上數十步結檜為亭曰來鶴因名為坪曰對奕又上十步曰孤嘯臺為白沙丹井為禮斗閣為香雪巢其外為桃蹊茶坂梅塢橘

坡蓋是山周遭不盈十畝而極備精緻入之者如遊於
蓬萊方丈而莫能窮詰也山人姓李名元昭少喜任俠
有提戈取功名之志稍長更讀古書工詩詞已而棄去
習舉子業為諸生尋以祖爵襲千戶侯亡何又棄去始
一意養生之術躬負瓢笠與其徒雲游湖海上凡名勝
之區足跡殆遍歷七寒暑然後歸構山房為終焉之計
室中刻木為小像傍列棺殮之具穴山為塚題曰岫巖
山人墓是時山人年六十有五今七十有九矣余自甲

子歲聞山人名而訪之遂定方外交嗣是往來錢塘必
造宿於山中徘徊累日不忍去噫自余交山人迨今十
餘年矣世故撓其外欣戚溢其中役役營營竟成何事
而山人負不羈之材挾文武之器乃能早謝去獨與造
物者游等勲業於浮雲視死生若旦暮今其年益耄神
益強視聽益聰明步趨益蹻健雖其中所深詣非余所
敢知迺以余自視年為減山人之半而神氣不逮遠甚
顧猶馳逐於夢幻之場而不知返視山人為何如雖然

山中烟景固自無恙余行且從山人偕隱矣作岫巖山
房記時萬曆丁丑張元忭撰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二